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六十三 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顧重光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六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續撰

喪亡一

居喪過哀二

有疾三

居喪越禮四

喪婚五

縗服六

雜服七

除服八

以恩制服九

追行喪服十

服過制十一 去官十二

異母十三 死十四

喪亡一

白服從恩制 喪以禮成 孝思 喪紀 孝無終始 終堂 禮由恩降 喪以服差 禮定親疏 服差輕重 哀從中來 禮自外作 服別輕重 喪從旁殺 恩辨親疏 哀自中來 恩從旁殺 恩殺制節 順變從宜 節哀順變 稱情立文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喪事不敢不勉　在縗絰之中　喪思哀　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所以即遠也儼然在憂服之中　惡室之內（哀素之心）欒欒之貌（毀瘠也）蓼蓼之哀（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喪事雖遽不淩節故騷騷爾則野（太疾）鼎鼎爾則小人（太舒）君子蓋猶猶爾（舒疾之中）表冠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謂賣宅舍）

以奉喪事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不得及殯望望然如有從而不及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形骨露也視聽不衰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隧道也常若親存喪容纍纍羸憊貌色容顛顛音田憂思貌言容繭繭聲氣微也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解倦也期悲期年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生於夷狄而知禮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痛甚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見人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外也居於倚廬寢苫枕塊苴杖食粥所以為至痛飾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不以死傷生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風樹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蓼莪之痛　銜恤　苴麻之飾　孝先百行憂負三年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致喪三年致哀於喪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母沒而杯圈不能飲而口澤存焉　禮無容言不文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父沒觀其行　親沒　旁殺兄弟伯叔之喪也禮　上殺祖以上　下殺孫以下

稅喪（追服也　稅音退）疏食飲水（禮三年之喪）見親疎之殺焉（禮）喪多而服五　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禮）創鉅之痛　茹荼之痛　杯圈之慕　節哀順變者君子念始（念父母不欲傷己情）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　禿者不免（以禮制也）創鉅者其痛深　喪有無後無無主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君子不為也具棺之屬）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喪不貳事稱家之有無　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哭踊有節

勉而為瘠敬子曰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疑吾不以情居瘠者乎魯悼公喪以情居瘠用禮節哀五十不致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喪者不遺人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飽而忘哀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國禁哭則止謂祭禮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枕塊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　無服之喪內緦孔悲　喪與其易也寧戚孔無緦麻喪崔琳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麻喪　跣護柩行千里崔衍父倫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　容

貌癯毀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容貌癯毀者累年

徒跣血流劉審禮父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嗟審禮為虜執特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蓄哀其志乃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哀毀如成人王方翼蚤孤哀毀如成人時人號孝童

士人賢其孝張道源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

隣里為泣王助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

以母喪不仕崔元翰補湖城主簿以母喪不仕

王方慶嘗以令朞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頹紊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

匿喪李抱真卒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詭及諸校俯首皆曰諾緘戚服出衆拜之

蔬飯水飲

席地以瞑宗室涵創巨痛仍號於穹旻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文銘曰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韋挺拜御史大夫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望一切懲革劉滋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本傳

居喪過哀二 不哀附

白孝乃行先則宜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雖哀則在中敬以為

上（子曰敬為上哀次之）論以哀情誠合從其至者（合其喪禮亦可俯而就之）服從恩制（喪以禮終）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不止滅性）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也）而無一朝之患　曾子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泣無聲如出血也未嘗見齒笑之微也）君子以為難　喪禮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喪主哀也）節哀順變者君子念始也（始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子春之母死五

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先王制禮患其過於制也不以死傷生也勉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守念始之義宜忘乎致哀宜抑情而就禮多矣以為苟踰制而危身過猶不及季路不除宣尼患其過制趙孟又降楚子知其有由因心之孝在疾之儀執之以情爾雖有說謂之曰禮吾則不知喪事主哀禮喪紀之容謂纍纍顛顛也周禮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而一朝之患子盍慎諸難繼禮云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踴有節雖在禮而難傳且於人而加等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終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敬為上哀

次之瘠為下　創鉅之情罔極杯圈之慕何深喪事雖惡必充飢而廢事非禮也　雖孝因喪見而哀以禮終喪雖寧戚禮亦節哀雖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漢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扶而能起後歲餘亦卒　不哀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對曰安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嬉戲無度　葬齊姜昭公不戚昭公母也

晉使者曰其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 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跛而及之 子思曰先王制禮不至者跛而及之 禮不足而哀有餘 不思生育之恩 遽忘怙恃之痛 素冠刺不能三年 詩有飾情之禮 無稱服之容 既乖在戚之儀 是爽因心之孝 孝思 不子 匪人 喪食飽而忘哀非禮也鳥獸之不若 雖不從其至者 亦宜跛而及之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孔憔然在苫塊中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屢諫太子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見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 絕膏沐 紀王謹女東光縣主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

沐者二十年**柴瘠**宗室嵩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毁幾不生**王維母喪毁幾
不生**劉孝子**劉滋在母喪毁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居喪以禮**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
薤終不屬口**哀慼不食**丁公著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慼不肯食父喪貌力瘠憊見者
憂其死**哀踊如成人**權德輿七歲居父喪哀踊如成人**毁瘠過禮**奚陟居親喪毁
瘠過禮**父喪哀戚加於人**王起父播喪哀戚加於人**毁甚**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毁
甚太宗諭使彊食**哀癯過常**竇抗居喪哀癯過常**勺飲不入口五日**房玄齡父
喪勺飲不入口五日**羅讓**父喪幾毁滅服除布衣糲食**茹毒終身**文粹李華崔孝公沔文集
序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稱曰孝子**崔祐甫汾河義橋記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

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麻縗故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抱終身之戚**獨孤及李華中集序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雖除喪抱終身之戚**嗌不粒食**徐浩張曲江碑公丁內憂奔喪南訃毀無圖生嗌不粒食**母喪以毀卒**呂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喪**羸瘠多病**顏相時師古弟也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樹張九齡傳**李朝隱**母喪解名為揚州大都督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於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為難

有疾三 喪食附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飲食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

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食旨不甘 饘粥之食 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疾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 傷腎焦肺言痛之甚也 痛心疾首 秃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 孝子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可也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 喪食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尊者奪人也易 大功衰食菜菓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

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變顏色見不可為君何食魯桓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視君之母與妻之喪比之兄弟發喪顏色亦不飲食兄弟之喪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也衎爾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衎爾自得貌孔勤茹葱韭終不屬口注見居喪過哀門死孝注見居喪過哀門因得痺疾崔元亮父喪客高郵卧苫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疾不樂進取卻弔者陳叔達居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

居喪越禮四

白不為制服後漢袁閎居土室母沒不為制服設位世莫能名伯鸞死孝叔鸞生孝戴良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典略曰世謂云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先王之制圍棊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留決賭既畢而飲二斗一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一蒸豚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王戎死孝戎母喪性至孝不拘禮飲酒食肉或觀奕棊容貌毀瘠杖而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慟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大喪以禮自持哀毀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使人憂之毅曰嶠生孝王戎死孝宜先憂之借馬追婢阮咸居喪借馬追姑家婢時甚非之慕阮籍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喪彈琴飲酒黄門郎吉成詵以文章雅正叅掌機密聞之泣曰吾私刃斬之以維風教

遂持叙見高高懼而逃走九藥晉陳壽居喪毀瘠疾病使婢丸藥弔客來見之獲譏於世沉累數年三

易衰魯昭公見上注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

鍾何也以同宗恩責之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

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鍾己子明也不廢樂晉謝安因以謝萬喪十年

不以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效之又晉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

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奪一月俸龕為廬江太守又叔向曰周

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與喪賓蒸雖不遂蒸樂以早非禮也注王后太子卒王博賭袁耽字彥

道倜儻不辨桓溫少時遊博徒資產盡猶有負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

戲耽素有博藝債者聞之而未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彦道否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其通脱如此

孔游處不度 皇甫鎛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

頓食雞肉 五代史馬希聲葬殷上潢希聲不哭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名伶人作樂 南漢劉玢襲在殯名伶人作樂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

釋縗拜賜 呂諲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本傳

喪婚五

白左傳曰冬公如齊納幣 魯莊公也注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前年文

姜薨今未三年也　公羊夫人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貶也譏喪

內娶無貶公之道公與夫人一體也　居叔母喪而婚

晉王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帝曰詩稱殺禮多婚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令已後宜為防也　在叔父喪嫁

顏含為東閣祭酒在叔父喪而嫁女隗又奏之　妹喪嫁女

梁州刺史楊欣有妹喪未經旬日車騎長史韓預强聘其女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孔母亡遺

占丐成禮

蔣乂擢右拾遺張忠孝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忠孝功即日名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䟽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盩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有借吉

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義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以凶瀆嘉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塋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同上

縗服六　五服附

白恩既殊於輕重服亦異其精麄哀發乎中禮節其外喪以禮成服從恩制衣夫錦於汝安乎三易縗魯昭公事見上注在衰絰之中

儼然在憂服之中　喪冠不緌　齊斬之情　戚容稱其服如斬之情　稱情之服　苴麻至痛之飾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　飾情之禮（稱服之容）庶人不績者不縗（周禮）禮由恩制（哀以服差）哀紀（禮容）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斬衰苴杖竹也（父喪）齊衰削杖桐也（母喪）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君子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夫也（此平仲之謙也）君子衰絰則有哀色　斬衰三

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三等謂降正義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八十縷為升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哀之發於衣服也　本恩制服父為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重其當先祖正體故三年禮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朞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經服朞之經服其功衰　父卒為母三年尊得伸也繼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

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母為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父在為母朞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嫡子父在不為妻杖以父為喪主出妻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者喪不祭故也世母叔母朞以名服也為姑在室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傳曰不貳斬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服傳曰無主祭者注云無主後之哀不忍降也婦為舅姑傳曰從服記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公叔朱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子游曰其大功者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曰魯人則為之齊衰郕人有兄死子皐為之衰郕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無服之殤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不哭無而服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凡言子者兼男女也傳曰中殤何以不見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曰據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從上此主大夫為殤服不見者以此求之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不見中殤明從下也小功不為位者是委巷之禮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申祥之哭言思亦然

言思祥妻之昆弟 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據禮

不稅曾子以已思怪之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三月 與尊者為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 士為庶母三月以名服也 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乳母三

母以名服 妻之父母三月從服也 從妻服之 改葬緦 謂墳以它

故崩壞將亡失尸柩故也 童子唯當室緦 當室謂父母後 同爨緦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

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以同居為思 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

則已孔縗麤 李訓以王守澄進仲言尚縗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鄭注出入禁中服除為四

門助教 張柬之曰 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祀禫則無所不佩 服紀一

用古制　盧履冰歷言古者父在為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唐史

繐者古居喪常服　孫成嘗有朞喪弔者至成不易繐而見客疑之請故荅曰繐者古居喪常服則廢喪也今而巾幞失矣

降母服　盧履冰曰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

使賢不肖共成文理　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必喪乎

服繐　李愬早喪所生為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敎諸子服緦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繐

節之以禮　文粹

張柬之駁三年服議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 輸綾絹為喪服 五代漢臣蘇逢吉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 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則天皇后武氏建言十二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 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張柬之駁服議 起苴絰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 楊瑒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絰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為國子祭酒 蔣乂 張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乂上疏以為墨縗禮云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韋彤裴堪亦諫曰安有釋縗服衣冕裳 釋縗拜賜 呂諲會母喪解三品當服門戟諲釋縗拜賜人議其失禮 不褫衰絰 郤說自陳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終不

縗衰絰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洛魏

雜服七

白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祖父卒而後為母三年祖在為祖母如父在同為母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　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扈扈爾無從從爾從從太高扈扈太廣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

之姊妹也服術有六有屬從己為母黨有徒從妻為夫黨臣為君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父子歸制服魏李肩其祖敏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莫知所終肩父追求積年情若居喪而不娉娶鄰居故人與父同年者因制服徐邈勸娶妻室肩遂絕房室肩孤幼居喪又設木主祭祖也

詐服晉殷仲堪為荆州王欽詐服迎拜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處重者謂父在而詐服耳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遂活之

孔行服如所親李大亮沒後所育孤姪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中外宗屬無緦麻喪崔琳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麻喪

為所奨引服緦麻崔駇死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駇所奨引為服緦麻

畢創卒二妹為服

三年本傳服緦縗董晉金吾將軍沈房有朞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乃對曰故事朝官朞以下喪服絶縗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盧履冰曰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如喪其親初齊王憲女蓌居綱厚恤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李綱傳浮屠惠義卒衰服送其喪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屠惠義善惠義卒衰服送其喪乃葬於塔左君子以為褊衆子服朞唐文粹王積答杜君書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士林美之裴信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沒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哀毀如大喪畢創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及卒妹為創服弟栩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

雖變服未嘗笑

天下稱其友悌

除服八 不忍附

白除喪先重者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亡於禮者也禮不忍除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患其過於制也遂除之又後漢江革母終不忍除服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為吏

汝南薛包行服六年後漢記曰除殤之喪也必元不朝必純言於成人為釋禫服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人也縞冠未絕祭服也孔二

十五月正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讖誤諸儒張東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

除喪不仕尹愔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

終身之戚文粹獨孤及李華中集序除喪抱終身之戚

母喪解呂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李朝隱

赴屯解琬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以功擢中丞

吳兢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拜諫議大夫復修史

崔從為嚴震府推官以母喪免凡弔廬墓手氈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本傳

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荅許康佐

已除猶屏處丘園畢創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本傳

以恩制服九 舉主服附

白韋泓託應詹晉書泓屬亂離依託詹詹分甘苦營佽儷及宅井薦之詹卒制朋友服祭之終身趙武為程嬰服齊衰三年管仲遇盜取為公臣及死桓公使為之服袁逢舉荀爽不應及卒制服三年後漢傅燮再舉孝廉聞所舉卒棄官行服向苗舉桓鸞為膠東令會卒奔喪終三年樂恢為本郡吏太守坐法奔喪行服魏徐楫請麗濟為主簿楫死送喪行服晉陸景為祖母所育心喪三年周翼為舅郗鑒去職心喪三年孔服縗經李勣李密誅勣為密服縗經葬訖乃釋稱情立文文粹魏徵定服制義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為服緦麻崔融

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絶筆而死杜審言為融所奬引為服緦麻崔融傳

追行喪服十

白李夔父因為梁冀所誅夔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袁紹追行父服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冢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見

東海孝王臻及王偂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毁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喪制也

稅服先王制禮過時不舉禮孔發哀服喪五代

蕭希甫梁袁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十一 不及附

白子路有姊喪可除而不除子曰行道之人皆不忍先王制禮不可踰遂除之 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子曰非不能勿除也患其過制也故先王制禮過時不舉禮也

晉衛崇為庶母服三年 顧和曰禮以執物成教心奪天屬之性今冒越皆下太常奪服

盧欽字子若妻亡廬杖終喪不御酒肉劉寔不以為罪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

年曰庶見素冠兮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予之不仁也　薛宣兄弟相駮漢薛宣貢君為丞相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特服宣謂修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駮不可修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自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度　汝南薛包行服六年後漢　妻服魏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為天何復恨哉　又順帝時山陽太守王龔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兩議之　孔服除仍衣布飯蔬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哀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　五十猶縗麻文粹崔祐甫汾河義橋記絳人有成橋於

稷縣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而喪父母五十猶縗麻故其鄉黨拾氏不名貴之也畏名教之嚴唐王元感仲尼不能過制為姊服孔鯉不能過朞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論遂廢四年不釋服歐陽通居廬四年不釋服妹為服三年畢隆擇始隆擇喪繼母而二女妹襁褓身鞠養及卒妹為服三年變服未嘗笑同工弟栩閒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形容癯毀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去官十二

齊衰已下去官附

白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喪不貳事不從政也君子不奪人之喪喪亦不可奪　致事記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

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位於君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謂金革無避　今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後漢趙岐去官為親行服　薛宣兄弟相駮見上注　戴封以伯父喪去官　姊喪陳重為細陽令政有異化州舉尤異當還還會稽太守以姊喪去官　舅喪晉郗鑒字道徽值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飼之每攜兄子邁外生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鑒乃獨往訖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鑒卒翼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孔觊薪韓思復以親喪去官觊薪自給　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再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勅固守不變韓愈楚國夫人墓誌

異母十三

子更為服附

白前母晉東平王楙上書云相王昌父毖居長沙有妻息後仕魏更娶昌母今昌聞前母喪疑所服謝云宜相報謝猛云不應服謟以終始爭絶不應服

相爲服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養二母篤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爲服

鄭元疊鄭子郡娶陳司空從妹更娶蔡氏徐州平二妃並存蔡氏生子元疊爲陳氏服嫡母服

如子視猶子也

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

孔非嫡李勰以蔭補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勑諸子服緦勰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

死十四 短命附

白溘先朝露

虗士死者

化爲異物

逝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死生有命　屬纊以俟絕氣易簀曾子薤露　長夜　魂

遊岱宗遊岱之魂死者人之終居常而待終埋玉庾亮死曰埋玉樹著泥中使人

情何能已壽非金石　休我以死　溘然而至　即至違代物

化文子曰其死也物化白駒過隙莊子曰人生天地間如云云夜舟難守朝露易晞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天喪予　問死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受賜而死　禮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謂其身忘孝也畏人或以非罪攻己而

不避其死壓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舟橋如何不淑弔辭也禮男子不死於婦

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化窮數盡大夜　窀

其死矣詩 捐館 逢天之戚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天命殞絕棄於良也 就木死生契闊 子在回何敢死 人之云亡 出生入死死之徒十有三老子 反真 水死後漢王延壽文考年二十餘水死 乘舟遇風自投水中淮南子曰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人之嗜慾者亦復如此 周禮死道路者則埋而置揭任器於有地之官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埋之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居 閱水川閱水而成川世因人以成世 偃然寢於巨室莊子喪妻 怛化 死者不可復生史淳于緹縈上書請以身贖父之罪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短命 不幸有顏回者不幸短命 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不得永年〔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孔融與曹公云〕生有修短之命〔文選〕不永〔降年有永有不永〕短折〔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早代知命之不長〔傳〕天之報施〔何其寡鮮〕不見嫁娶〔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短折曰不祿〔禮〕死生有命〔終短無期〕札瘥夭昏〔未名曰昏〕左右謂邾文公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死之短長時也〔傳〕矧余制乃短長之命〔書〕祈天永命孔命屏左右〔李大亮臨終就稾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一朝成千古〔薛收卒秦王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

何嘗不馳驅經畧欵曲襟袍豈其一朝戍千古也**就木**李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歎其早死**許收卒秦王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死家貲**祝欽明賛曰欽明獨保腰領死家貲**思苦神竭**崔融撰武后哀冊文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云云**阽死**郝處俊卒詔官生葬事裴炎為白帝曰處俊阽死誘臣曰生無益於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閑惻然答其意**五色繩子**劉禹錫嘉話趙相將薨長安諸門金吾見一小兒揹鼻携五色繩子不旬日趙相薨**浮生每多塗趨死惟一軌**韓文秋懷**猶朝有暮**盧承慶卒誡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歛以常服葬勿卜日**恐不與同返**岑文本從伐遼東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身殁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

云程异本傳

不過數十寒暑 柳宗元書曰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

堂史署制仆懷中即死 夏侯孜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

與客夜宿客暴死 張道源并州祈人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恐怖卧尸側至曙乃告

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 仲子陵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以後事累公 楊國忠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

發憤卒 韋安石郭震入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被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祇須我乃已發憤卒

薛戎 悉奔糜䏰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特為歸資衆皆哭而去

大限 韓愈

祭薛中丞文長塗方騁大限俄窮聖主軫不慭之悲具寮興云亡之歎**殞靈**韓文**玉樓**李商隱李賀小傳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一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能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竟死**彭耼安在哉周孔亦已沉**柳宗元覺衰**氣魄且盡**令狐楚**重泉**歐陽詹上鄭相公書其或素畜當在重泉之下矣**奄忽為災**張曲江賜新羅王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為災遂至不救**遽迫歸泉之期**劉禹錫慰太尉薨表**古今為長夜天下同寢寐**唐張說注文選嘆逝賦**燔骸成灰**天竺國死者燔骸成灰建窣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不封**摩伽陀死者葬於野不封植喪制為黑衣滿年而除**玉魚符下**戎幕

閒談司勲郎李廸朝下歸第馬上昏昏如醉過其門不入既而若寢覺馬見二黄衫人引至一戶外欲入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乃醒後入朝龍尾道地上見一玉魚光瑩奪目雕刻奇麗恐他人先得遽以袍袖收之及歸馬上把玩至家與童孩戲弄見之因省其語不樂果數日而逝

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短不足悲修不足歎柳文

多為泉下人李白門有車馬客行借問宗黨問多為泉下人

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杜甫哭李尚書

玉折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同上

哭王彭州掄

或倏先狗馬遺恨九原杜甫進大禮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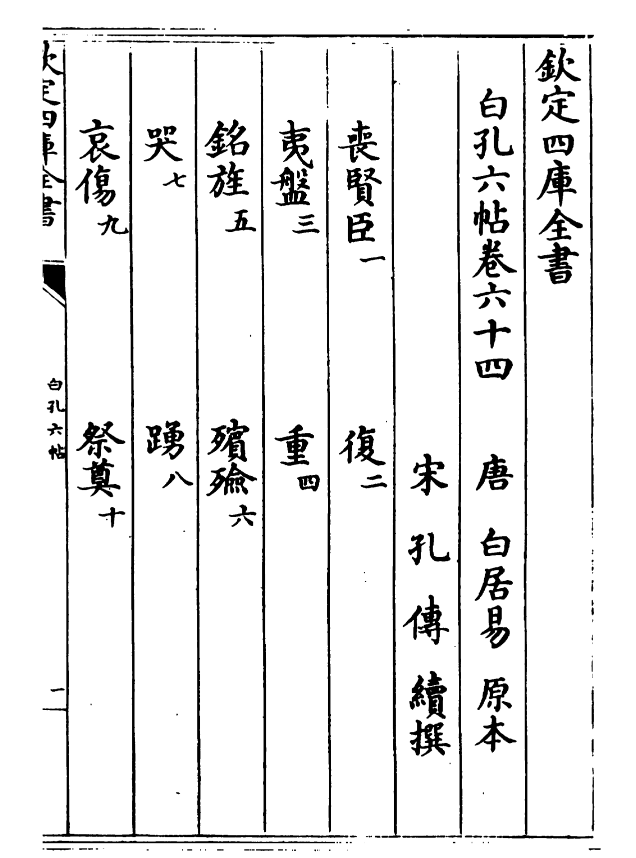
死故鄉新羅張保皐鄭年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饑寒客漣水一日謂戎主馮元規曰我欲東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若與保皐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

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

髗韓愈寄崔立之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森食枯髗耗思殫神溫彥博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期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冥然長辭柳文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杜甫壯遊詩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哭長孫詩同上遠圖不究淮陽壯士道玄戰沒太宗曰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殞落孟浩然卒樊澤為節度使時浩然墓碑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幽明茫然一慟腸絕柳宗元祭文拊膺長慟天道何如同上私泣百歲翁杜甫往在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杜甫詩以玉鉞叩地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五代史薛收卒王哭之慟

本傳
今汍瀾涕洟拜手於西韓愈與路鶚生序大懼哭於庭玄宗貴妃楊氏禄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如及諸姨罪帝以欲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於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白孔六帖卷六十三



白孔六帖卷六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喪助祭十一　主喪十二

雜喪十三　杖十四

奔喪十五　起服十六

喪賢臣一

白股肱傳曰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疾如之疾痛也　社稷之臣衛柳莊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請於尸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捐館舍　天不憖遺一老孔子卒哀公誄之云云傳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　梁木其壞　天子廢朝

國人罷市古之遺愛傳子産卒鄭人皆哭仲尼聞之出涕曰云云舂不相杵史記秦喪五羖大夫男女流涕童不歌謠舂不相杵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傳孔奄忽不還邦人痛嗟蘇頲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聞夜嚴命罷岑文本卒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寮興云亡之歎韓昌黎祭薛中丞文褒大節卹賢臣陳京德宗在奉天聞

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幾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卓悼痛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令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鼎臣云亡梁木斯壞劉夢得慰王太尉表贈禮部尚書

復二

白記得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　諸侯大夫死於道升車左轂以其綏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階所以乘之以升屋狄人樂吏之賤者　男子稱名女子稱字婦人復不以袡袡婦

時服上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

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不復謂主人惡之也公所為曰公館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復本求生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冕服周禮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禮復諸侯以褒衣復者朝服大夫以元頳世婦以禮衣士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

宋玉招魂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氣離散汝筮與之

孔納禕衣復寢宮彭景直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禕衣

復寢宮告以太牢納之方中奉帝梓宮制曰可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復於正寢復者二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者升之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三呼上唐禮志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六品以下以箱升自阼階入以覆尸注若得魂魄返然復者撤舍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復衣不以襲歛乃設床通典三品以上喪復謂招魂復魄通典注

夷盤三　事多在氷門中

白周禮淩人大喪供夷盤造氷焉所以寒尸置於牀下記大夫設

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傳曰命夫命婦喪浴用冰

重　四　凶門附

白儀禮士喪禮重木刋鑿之甸人置中庭參分庭之南木懸物長三尺冪用䟽布視取銘為重　記曰重主道也　殷主綴重焉作主以綴其重懸諸廟去顯考乃埋之　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　凶門晉韋弘問曰父在母喪於父大門之内别立凶門便為父子一家有二門蔡謨答曰禮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裹之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門是其象禮既

虞作主未有主以重當主本為喪設非以表門恐不為
尊界壓降也禮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宫今界私之喪皆
别開門亦不知今人
如此者皆有凶門否孔鑿木為重禮志鑿木為重二品
至於三品長八尺横
者半之三分庭一在南四品至於五
品長七尺六品至於九品長六尺凡設重有差唐六
典一
品懸鬲六品已上
四六品已下二重木刋鑿之為懸孔也長八尺横者
半之置於庭
三分庭一在南以沐之米為粥實於鬲既實以疏布盖
其口繫以竹簝懸於重木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
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簝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
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於庭通典

銘旌　五

白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用緇長半幅赬末
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

末曰某氏之柩記曰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旌識之周禮小宰置銘丹旐孔丹旐翩然韓愈祭鄭夫人水浮陸走丹旐翩然銘旌低昂又祭李郴州文見銘旌低昂尚遲疑於別袖飛旐翩翩柳宗元文以絳廣充幅主人復位乃為明旌以絳廣充幅一品至於三品長九尺韜杠銘曰某官封之柩置於西階上四品至於五品長八尺六品至於九品長六尺唐禮志丹旌即位柳宗元祭崔太常文殯紖以出斧屋爰封同上祭文置於宇西階上通典設銘大殮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斿杠九仞斿委地大殮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之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某官封姓通典銘

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同上注）

殯斂 六

白小斂於牖下大斂於戶內殯於客位（所以即遠也）殯於五父之衢（禮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子曰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君子不為也

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時服附於身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謂衣衾棺槨）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位阼階西獿禮曰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既殯望望如有從而不及　禮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粱君加稻也　君殯用輴欑於上畢塗屋欑聚屋也殯上覆如屋者　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暨及也　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孔為備棺衾來瑱死門下客散去掩尸於坎殷亮獨後至哭

尸側為備棺衾以葬殮以常服盧承慶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殮以常服單衣蕭瑀卒遺命殮以單衣三遣使賜內衣服張行成卒以殮三遣使賜內衣服錦衾殮李懷遠卒帝賜錦衾殮殯所顏真卿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李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歛祭顏真卿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靖首徇河北真卿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殮而祭為位哭之經給殯殮盧鈞擢嶺南節度使貞元後流放衣冠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殮瘞路左羅道琮蒲州虞鄉人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南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既殮而行公之薨也命其子三日殮既殮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

子以公為知人韓文董太傅行狀 百官以理去職而薨卒者聽殮以本官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殮通典

哭七 泣 冒法哭誅者附

白哀有哭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申包胥立於秦庭而哭不絕聲七日秦伯乃出師救楚傳 三舉舉聲也管子曰鮑叔既獲管仲而哭之三舉哀其將死而得之 夷狄興聲而皆哀哭者哀之效也文子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哭 窮途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繼之以血蔡威公閨門哭三日三夜

泣盡而繼之以血哀國之將亡也　孔子過太山側聞婦人哭而哀使子貢問曰子之哭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今吾子又死於虎也　旅人先笑後號咷號咷哭也易　一哀出涕子哭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惡夫涕之無從使子貢脫驂賻之也　哭有二道有憂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哀從中出　失聲禮丈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哭踊有節　序哭以次序而哭之周禮　行哭周禮銜枚氏禁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周禮司巫邦有大災歌哭以請有歌者哭輿悲以動鬼神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泣之哀　舊館脫驂　窮途反轍並見上注　非其所而哭曰野哭　哀亦至焉禮

何其戚也傳秦伯辭晉大夫曰二三子何其戚也 畏而哭之 常聲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不偯偯委曲也蓋謂無常聲也 如斬之痛悲哀在中故哭泣無時也 哭泣者有其次也次位 思從中來哀戚哭踊罔極有儀 禮自外作 交手哭禮親始死交手哭 盡哀而止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三曲一聲三曲也偯聲從容也 死喪有別哭泣從儀 恩既異於親疏聲亦殊於往反 子思哭嫂為位善之也 小功不為位而哭者是委巷之禮申祥

之哭言思也亦然(亦為位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知哭於野(張惟禮)安得哭之焉得勿哭　哭於斯(趙文子成寢張老曰歌於斯哭於斯)敬姜哭穆伯帷殯(傳曰帷堂)哭音不衰　不盡(家語魏司徒敬子死夫子弔之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而退)有隙(晋王珣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謂族弟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遂哭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子皮死哭者呼滅(滅子皮名)子皋曰若是野哉子罕哭陽門介夫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

會也子家子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也

冒法哭誅者欒布哭彭越 漢彭越贖欒布為梁大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迴奏事畢於越頭下哭之吏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為都尉 又 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捨我死吾何用生為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後放出魏文帝以習有欒布義加太中大夫 又 晉書鍾會辟向雄會死葬之帝責曰王經死爾哭於東市我不問今從云云對曰法立於上教行於下何讎枯骨於中野

又 傳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股而哭之

泣泣涕如雨

泣涕漣漣

佇立以泣

啜其泣矣

涕泗滂沱

涕既隕之

橫流涕之潺湲 楚辭

目盡腫 宋公閉門而哭目盡腫

泣

然孔子葬雨甚至門人後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垂涕洟泣玉卞和既刖抱玉而泣泣岐楊朱泣岐以其可東可西可南可北泣竹湘妃泣涕以淚揮竹竹盡斑玉筯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向隅說苑滿堂飲酒有一人獨向隅而泣則滿堂之人皆不樂鳴咽袁安忠直每念王室嗚咽流涕繼以血見哭門沾袍仲尼感麟反袂拭面泣下沾袍情因外作悲自中來悲來填膺淚下承睫泣血鼠思泣血孺子泣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也不見齒笑不大也無洵涕國語文伯之母戒諸婦云云吳起泣西河呂氏春秋吳起泣於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起至岸止車西河泣而下數行荆

軻泣燕市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歌已相對而泣旁若無人泣別蜀宗預聘吳孫權泣別贈珠曰孤老矣恐不復相見見珠門孔哭尸側來填死門下客散去殷亮獨後至哭尸側帝出次哭張公謹卒官下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哭送李勣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望哭以過高士廉喪出橫橋帝登城西北橋望哭以過哀詔宮人節哭竇抗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臨哭為之慟魏徵薨帝臨哭為之慟被髮號哭李綱卒初齊王憲女孀居綱厚邺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感塞長孫無忌二十三年帝病甚名入卧內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涕泗冰鬚韋思謙涕泗冰鬚俯伏號絕哭洛城南門蘇頲

卒帝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哭過其喪**郭子儀薨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哭之盡哀**盧邁進中書侍郎從父弟迎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元德秀卒喬潭時為陸渾尉位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李畬妻忽故時母病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哭泣無節**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親喪廬墳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非公為慟而誰慟**李乂卒葬日蘇頲畢創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為慟而誰慟歟**入朝見帝泣**鍾紹京貶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耶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泣見上**武儒衡議

論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為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草命事甚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衛且沮止之儒衛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為人

掩涕 李晟帝至自梁晟以戎服三橋帝駐馬勞之為掩涕

望泗哭慟 辛讜至洪澤見戎將郭厚本告急望泗哭慟帳下皆流涕云

坐使淚盈臉 韓文誰全悲生腸坐使淚盈臉

違舊主而泣 姚崇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泣涕時邪崇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

涕浪浪而常流 柳宗元閔生賦云云

俯伏流涕 溫造

殷山 哭聲殷山劉季述

泫然沄淚 杜如晦

椎心掩泣 房元齡

涕下交頤 馬璘

發聲哀切 周鄭客唐衛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發聲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

哭滿座不樂主人為罷出唐語林

殞涕熏心韓文無所怨議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韓文鄭君誌

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少傳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顧居此世者何也焉少監誌

走泣哭且名張籍會哭貞曜先生卒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往來者咸來哭

羣鳥鳴翔程表師方終每哭羣鳥鳴翔

白狼黄虵程表師母終負土築墳號𤻲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黄虵馴墓左

霑臆人生有情淚霑臆杜甫

哭聲直上干雲霄杜甫兵車行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同上

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北征

涕汪浪以隕軾 柳宗元夢歸賦 淚如九河翻 韓愈雜詩慷慨為悲咤淚如九河翻

踊八

白哭踊有節 禮無容觸地而已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 筭數也 為父母稽顙 禮 絶地之踊由文 禮伯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知此者由文哉 跛者不踊 孔傅墳踊而哭 侯知道居喪卒夜半傳墳踊而哭鳥獸為悲號 擗踊荼毒 吕才葬篇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 晝夜哭訴 柳宗元壽州安豐縣孝門銘李興扶服頓踊晝夜哭訴 悲慕未盡 王元感傳張柬之曰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末 如成

人權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氣絕寢於地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在其後哭踊無數唐禮志

哀傷九

白川閱水世閱人心焉摧剝　恐先朝露　音徽未泯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物是人非　瞻烏之歎陳蕃死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曰瞻烏爰止不知誰之屋　含酸茹歎　顔淵死子曰天喪予

盡哀王隱晉書曰阮籍鄰女未適而死籍往哭之盡哀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孔

不勝哀（顔師古弟相時字睿師古死不勝哀而卒）叔父喪（殷踐猷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達神明（文粹獨孤及李華中集序執親之喪哀達神明）貫天地（李華崔孝公沔文集序居憂也哀貫乎天地）背爛心朽皮枯節攣（文粹李華靈武二孝贊序俟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歿奉以哀廬以冢次號泣無節俟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擁塤推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攣）手足胼胝（同上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寒暑在廬（柳宗元壽州孝門銘陷膺腐眦寒暑在廬）

祭奠十

白記曰小斂奠於東方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始死脯醢

之奠將小遣而行之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出乃苞而讀書既夕禮苞牲用下體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數奠而藏之或問曾子曰既奠苞其餘猶既食則裹其餘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子不見大饗乎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之餘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殷人奠於兩楹之間而丘也殷人也坐奠所以為凶象也有薦新如朔奠　小祥之祭也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嚌至齒啐入口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

小歛之奠在西方也魯禮未失也自及葬不奠務於常葬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魯昭公練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不舉亦非禮也未有見其享之者為使人勿倍謂脯醢之奠將行之乃葬而食之也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腰絰杖繩屨有司告而後去杖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彌吉也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禮異奠虞祭殊喪吉絜爾牛羊不聞於剝奠去其黍稷寧異乎載粻載粻非禮也遣奠無黍稷雖殷事以盡敬月朔月半薦新之奠終素哭而展哀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雖孝子事亡禮當如此

而主人自盡〈素以示哀〉哀以情降〈敬由禮立〉既以吉易喪〈必殺哀崇敬〉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孔以食四舉往祭〈高士廉卒方寒食敕尚宫以食四舉往祭〉食瓜美輟其半奠〈杜如晦薨帝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御饌往祭〈後敕所御饌往祭〉封股肉以祭〈崔從大和六年卒下有封股肉以祭者〉帝自為文〈李懷遠卒帝自為文祭之〉致祭凡四十四幄〈舊史李光進葬母京城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幄觀者如堵〉中使弔祠〈辛雲京卒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車移晷乃得去〉士二千人封股以祭〈烏重胤既歿士二千人封股以祭〉奠以敘哀〈韓愈祭馬摠文〉白粥元酒生芻祭路隅〈呂才母卒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

隅世人共哀之遣使祭明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餘乃設虚位沃饋之李勉酒肉在前君胡不餐韓愈祭文

喪助祭十一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已下皆可禮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服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君齊衰兄弟也士則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已下者齊衰

不奠避大夫謂殷奠時　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子曰自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亦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喪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已下者也　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有喪服可以助喪識者祭否　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乎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為其忘哀疾也　以擯相可也孔宗室王大臣等皆祭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崩將葬后母郕國鄭夫人請設奠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渾

珹等皆祭郭承嘏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為辦喪祭本傳七十餘幄辛雲京卒將相祭者七十餘幄本傳

主喪十二

白記曰姑姊妹其夫黨無兄弟使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人閭胥里宰之屬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謂無主後者異姓同宗之婦婦人外成之義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子也許嫁及二十為成人成人正杖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祔則舅主之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之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祔虞乃畢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賔於寢門内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賔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女主凡喪父在父為主與賔容為禮宜使尊者也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為其妻子主喪親同長者主之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以義為主伯皋死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猶賜也而見我焉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皋而來者勿拜也孔身為

治喪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

倫遂推殯於金陵數年來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䰟魄無主以遷窆之式昭明情此則白存交重義也

雜喪十三

白凡人有喪匍匐救之詩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惻隱之心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有喪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人多疾疫又隨以喪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臨喪不笑望柩不歌臨喪則必有哀色孔孤女稚兒為立夫家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流放衣冠若喪則殯殮孤女稚兒為立夫家以奉廩助資殫褚治喪崔洪禮所善李

觀病且死洪禮殫褚為治喪

瘞路左

羅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乃委骨異鄉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祀請野波中忽若溢注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況已水復湧乃得尸負之還鄉

李頻

為建州刺史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天下亂盜發其塚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杖十四

白儀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者各齊心皆下本杖者何爵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市豐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

病也　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妻之喪子得伸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記曰古者尊卑皆杖叔孫武叔朝見倫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使有爵者杖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斂也舉不拄地也大夫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

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大夫哭嬪則杖哭柩則輯杖　童子當室則免而杖身病體羸以杖扶病父在不杖尊者在故堂上不杖避尊者處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謂父母也杖而後起為母削杖桐也杖不終入於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孔筵杖之制盧履冰曰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必喪乎妻喪杖朞又云妻喪杖朞情理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縗絰杖哭五代張彥澤耶律德光至京師

開彥澤劫掠怒鏁之命高勲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扶哭隨而詬罵以杖扑之

杖而後起 崔祐甫獨孤及墓誌丁父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

過杖頭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杖頭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以母服報之杖固削杖也雜俎

奔喪 十五 不奔喪附

白禮奔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奔父母之喪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至家襲絰於序東絰帶反位拜賓成踊 又

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賔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賔送賔　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免麻於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而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無變嫌若賔客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髽於東序也不髽於房變於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東也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即位於墓左成踊盡哀括

髮絰絞帶哭踊遂冠歸就次於又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殺成服之朝為四哭謂既期乃至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於家不哭東即主人位除謂除喪而歸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免袒成踊

拜賓則尚左手尚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吳起奔喪見下不奔喪門奉使

復命乃奔喪吳志虞翻别傳曰王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未至閒孫策向會稽翻還遭父憂以奉使有節不過家追朗至侯官遠然後奔喪

不奔喪史記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别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為將母死終不歸曾子以為薄於孝而絶之

漢陳湯不奔父喪

奔喪罪

孫權詔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奔人喪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罪之刑胡綜議宜從科以大辟有犯無赦之其後吳縣令孟宗

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

孔間道奔喪

李孝女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從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

毀無圖生

徐浩張曲江碑丁母憂奔喪南訃毀無圖生嗌不粒食

父卒

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武引度

奔喪之禮

如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喪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厥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

通典

起復十六

白記曰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初有司與子曰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也昔者魯伯禽則有為為之也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既卒哭而服王事晉伐秦遂發命子墨衰絰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絰稱子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為俗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所宜移孝入忠不可以恩掩義公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哀戚在中何必

苴麻之飾身許心喪奪情順變 奪禮執喪 公必滅私

庶人喪不貳事終喪不從政也致事孔子曰夏后氏既葬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謂還職事於君禮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言重人之喪

禮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 金革之事無避此權禮也弁經帶輕服權以即事也節以忠全情由禮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事 攝事晉張華為度支

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偪令攝事贊成代吳之計也

官舍設靈 晉傅咸繼母喪以無兄弟自陳詔乃使官舍設靈

鄭默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當依舊攝職自陳始制大臣終三年喪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往往為比也

腰絰而服事 禮閔子騫以孝聞者也腰絰而服事君注禮既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也孔子善其服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也

怒辭官 魏解宏遭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為請之帝乃原之

孔卿彊起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

輿塊次 來瑱擢穎川太守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

反張垍薦之輿墀 **固請終制** 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次拜汝南太守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眠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崔善為** 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為建言其敝武德一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搉迫不能免如房元齡褚遂良者衆矣 **即苫次起持節** 鄭元璹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千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 **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 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朞詔起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奪服拜黃門侍郎** 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護 **固辭見聽** 李朝隱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 **乞**

終喪 解琬魏州元城人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也

父喪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 盧從史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

出栽冠廟堂入泣血柩側 韓渥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栽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屏節旌 田布宏正遇害魏人素德宏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縗拜魏博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屏節旌

居父喪詔奪服 薛大鼎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容往弔思忠辭以哀曰不見大鼎子

（克創曰事親者避賢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

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藁以寢（歐陽詢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

敦諭不就（陸堅河南洛陽人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

起復之制（五代劉岳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變禮中權（張說姚崇碑其後割符江表敦諭起復衷麻外墨縗棘外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

懇請終喪（張曲江起復表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曰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

臣節大於孝思（王事急於情理捨輕從重徇公滅私變而通之正在於此白居易節度使起復制）

委節去位（同去官門）

墨縗在體元嶽

在前提叙就金無忘哀敬節度使田布起復元稹制

辭不拜蘇頲遺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

終制乃就職

呂諲握平章事三月復名知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唐史

白孔六帖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顧重光

白孔六帖卷六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弔一

白贈生芻　弔生不及哀　弔禮　哀弔周禮羔裘元冠不以弔喪主素也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為主也舊館一哀出涕遂脫驂賻之　辱臨其喪來弔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有哀樂不同日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謂與之相知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傷弔須異辭宜弔不弔有司罰之　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禮喪事不特弔

卑者不特弔尊者謂煩也必俟朝夕哭時也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去纚而紒曰髽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曰非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禮主既變客乃變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踰封也齊衰不以弔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畫宮受弔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避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猶知禮也郊弔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人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服也既喪大

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大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麻執事不於禮禮奠饋也相趨也出宮而退謂相趨姓名而會於喪事也相揖也哀次而退嘗會於他者相問也既封而退嘗思惠遺相見也反哭而退嘗相執贄相見朋友虞祔而退此五者恩厚薄遲遠之節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　周人弔魯人不弔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

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不弔者三 畏壓溺

既除喪而後弔 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幾乎動也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事弁經服服如爵爵弁素冠而加環經

不知名 漢龔勝死有父老弔之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天年人莫知其名也

投弔 揚雄作反騷自岷山諸江弔屈原

生芻 郭林宗親喪會者甚多徐孺子不言姓名來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前而去人告林宗林宗曰必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何以堪之

無雜弔之

賓晉太保王祥薨奔喪者非朝賢則親親門無雜弔之賓也

主人不哭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不弔主人顧榮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牀吳郡張翰往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入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鶴弔陶侃親喪有人弔之出門化白鶴飛去

王衍喪子山濤弔具喪子門

裴頠弔王戎具弔喪越禮門

主人哭不前而反王義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義之輕述述母喪義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欲以辱之述甚恨也

醉弔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放酒誕節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悅乘醉弔之婦父哭慟悅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後為荊州刺史而卒

禮

弔三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老僕者非鄉人則長幼皆反僂遠也

青蠅為弔虞翻流交趾將去死云云

及哀未除喪時

已懸餟既封弔

惠子來弔莊子妻死

孔乞不臨喪高士廉卒帝又欲臨弔房元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鄉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

命瘞埋弔祭劉仁軌高麗百濟餘黨悉平詔劉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僵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

詩弔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

中人臨弔李嗣業卒葬日使中人臨弔

入赴弔者日數百馬璘治第京師侈甚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

設席行弔禮衛大經蒲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

戚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壟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語其家而還

赴第臨弔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獨弔叔寶**秦叔寶始為隋將來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忠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

賓客未嘗至柩室齊澣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耶

中使弔祭張曲江元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

孔戡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韓文墓誌

顏色聲容七歲而止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謂權氏世有人權公碑

聞弔客至輒號泣韓文獨孤郁誌大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吁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

遣郎中臨弔韓文李惟簡誌訃至

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韓文權公墓誌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天涯弔鶴來**李白詩**自大殮至卒哭皆中人臨弔**李吉甫卒自大殮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哭門內**蕭穎士遷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王公布代寶**弃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李白詩**弔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着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縗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通典**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揚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

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弟弔遣使會弔

賻贈二　不受附

白知生　贈死不及尸　賻補謂賻贈死者以補助其不足周禮　脫驂而賻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涕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　禮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布帛布也家於喪謂因死者以為利班分賜之也　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弔喪不

能賻不問其所費禮 賵賻贈唅禮 遺縑後漢王丹字子有同門生喪親往弔之公怒撻之令遺縑而已或問之丹曰交友之難終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空也貴誠信禮 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使賻歸四方賻布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言失之也贈用制幣元纁束幣也 書賵於方方版也 書遺於策策簡也 車馬曰賵衣衾曰襚錢財曰賻穀梁 上介賵陳路車 乘黃於中庭北輈執圭

將命禮穀梁武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

好施周急後漢王丹字仲回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後遺喪者輒待丹為辦

出自機杼河南太守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有慙色

周禮宰夫供賻賵并器幣凡諸侯喪賻補之補助不足之義

讀賵祖而讀賵非古

賵馬不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也禮

生芻之贈徐孺子弔郭林宗也

不受賻贈附原涉讓南陽賻送漢原涉字仁先父為南陽太守時二千石死官賦斂送喪皆千萬已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陟乃讓南陽賻送行喪廬塚於是知名

戒子不受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

送汝財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

作先書告子 何並受潁川守召丞掾曰作先書告子昭曰吾生素餐日久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先遺令

管寧稱財送終 魏志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賜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也

孔賻賵 田神功死賻賵絹千疋布五百端百官弔喪上賜屏風茵褥飯于桑門追福

賵禮優縟 裴度薨賵禮優縟

贈弔皆讓不受 竇建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弔皆讓不受

諸方賵遺一不取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先以間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賜粟帛 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給俸為賵 鄭餘慶帝以其貧特給一月俸料為賵遂

密印加紫於厚夜 紫書忽降於九重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追贈表

以篚奉玄纁 唐志賓有贈者既祖奠賓立於大門外西

廟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立於西南相者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執篚者奠取幣以授賓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韓文許公碑椎暴卉裳來賻來親柳文李中丞墓誌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房玄齡薨給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東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其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訝受之不委於地通典三品已上贈

以束帛一品已上加乘馬引又遣使贈於國門之外皆以束帛加璧（六典）賻絹千匹布三百匹（揚綰本傳）其厚贈恤之（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産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賻布祕器尤厚（崔敦禮卒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凡職事官薨卒皆有賻贈（唐六典禮部注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三品物一百段正四品物七十段從四品物六十段正五品物五十段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各准物數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王及二王後若散官以理去官三品已上全給五品已上給半若身死並依職事給其別勅賜物

者不在折限而應給者從多給服已終則不給

唅襲襚 三

白禮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 唅曰寡君使容居坐唅進侯玉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臣禮也于君禮也雜者容居人臣而行君禮也

王使榮叔來歸唅且賵 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

飯用米貝不忍虛也貝玉曰唅 賵以早唅以晚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唅使之襲襲非也賤者事也 襄公朝

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傳曰楚人使公親襚襚亦襲也使臣當親襚楚卑襄公同於使臣也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彊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以桃茢先拂殯君臨臣喪之禮柳莊死公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之親賢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施於人也襚者曰寡君使其襚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唅者執璧曰寡君使其唅子拜稽顙唅者坐委于殯東南　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唅見前口閉范宣子撫之乃瞑受唅齊吳戰于艾陵陳

子行命其徒具唅玉亦將死也無傷口中珠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唅珠為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也口中有珠　死何唅珠為見上注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唅襚贈臨皆同日其次如此也五者同時而相次也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大也贈死不及尸傳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記含人共飯米熬穀　敵者曰襚孔家無珠玉為含李大亮卒年五十九將殮家無珠玉為含帝哭為慟有司備物文粹

權德輿咸寧王渾公神道碑賻襚弔祠有司備物**以尊以飾**同上襚卹易名以尊以飾**納飯含於尸口**唐志贊者奉盤水及笄一品至於三品飯用粱含用璧四品至於五品飯用稷含用碧六品至九品飯用粱含用貝其升堂含者盥手於戶外洗粱璧實於笄執之以入祝從入北面徹枕去衾受笄奠於尸含者坐於牀東西面鑿巾納飯含於尸口**剔取含珠**李林甫斷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唐史**陳襲事於房內**襲衣三稱六品以下一稱西領南上明衣裳絹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用白纊面衣用元方尺纁裏組繫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繫庶襚繼陳不用將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於戶外其位如浴時襲者以牀升入設於戶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衣於席祝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舄若履既襲乃覆以大歛之衾內外俱入復位坐

哭通典凶禮　唐制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及不著於典同上

助喪四

白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詩　弔非從主人言必助主人執事　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禮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主辦漢項梁在吳吳人喪梁嘗主辦部署豪傑後校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云云衆乃服之　待丹為辦見上贈門　賻傳曰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　先往後罷陳平家貧每助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

贈從者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孔身為治喪何蕃和州人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以俸敕吏為辦何易于為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為辦

解牛與給喪事竇建德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

舉與之無少吝鄭元振為太學生家書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

歸葬韓文柳子厚誌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

葬五

厚葬　薄塟　合塟　送塟
殉葬　不獲塟　不知存亡
冒法塟誅者附

白昊天降凶（遠日協吉）孝無終始　喪紀葬事　三月　終堂　稱宅蒿里（蒿言下里）從先大夫於九原　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　窀穸之事慎終（追遠）死葬之以禮　子思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身衣衾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憂悼之貌）如慕如疑（禮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彼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我未之能行也言喪以哀為主）不食之地（成子高曰生無益於人吾也言喪以哀為主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云云）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

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既葬慨焉顔丁善居喪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記

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合謂棺中無間

送形而往謂葬　迎精而反謂迎精誠而反日中而虞　哀親之在土也

開白日之銘卜青烏之兆　送子長夜臺　靈轜喪車　喪事不敢不勉夫子云

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天子七月同軌畢至　諸侯五月同盟至　大夫三月同位至　士踰月外姻至

臨穴　能以孝終哀以送之送葬

卜其宅兆墓也　葬備　大葬禮葬　孝貴慎終

葬宜以禮苟聞不度豈曰無違反葬禮太公封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禮不忘其本狐死正邱首仁也即遠禮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請具葬之具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葬子柳曰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也遣車葬時載牲車也大夫已上有之日月有期葬期也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也從死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絞紟衾冒棺中之具地藏謂葬也送死筮宅祔葬者不筮先塋不改小墓楄柎以藉幹者楄柎棺中人笫牀也幹骸骨也宋公將死左氏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易繫辭 禮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葬妻犯禾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由祥請更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為邑長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延陵季子喪長子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於禮者往而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窆右旋左袒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襄事傳葬敬嬴雨不襄事禮也注襄成也雨中成事嫌若汲汲於葬也 葛茀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庶人葬不為雨止 夫柩不早出不暮宿 下殤用棺衣斂自史佚始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葬畢辭賓遂脩葬事 傍置萬家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

家

葬鰥寡 黄霸次公為潁川鰥寡孤獨有死無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也可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給轜 成詔水所厭死者給轜葬廣柳車廣柳車喪車也

壽藏圖先賢 後漢趙岐將卒先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於賓位畫己像主位皆為讃

墓近先賢 梁鴻病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王伯通葬於要離烈士伯鸞請宜相近

又 魏田豫戒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有靈當與我善也

歸葬留葬 晉王祥二子芬烈將死烈欲還葬舊鄉芬欲葬京邑祥泣曰不忘鄉土仁也不戀本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不歸葬 晉王褒與管彥許為婚彥葬父河南褒更嫁其女謂彥弟馥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馥曰嫂齊人也當還齊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父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坐不

歸葬 陳壽字承祚為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不遵其旨壽巳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又父喪使婢丸藥沉累數年

招魂葬 晉東海越王尸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朝廷疑之袁瓌山甫議以為招魂葬所謂埋神不可從

以鼓封 為縱舍節禮也

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正門也傳

又招魂葬 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

反葬於周 具反葬門

遺令不歸葬 後漢崔瑗子玉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子實字子真奉遺令葬於洛陽也

周禮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元謂勸猶倡率前引者防謂執備傾毀也

夢求歸葬 後漢河南溫序次房死節世祖葬洛陽子壽夢曰久客思鄉乃乞骸骨歸葬

葬書生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

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請取之鬻以葬我未及**葬骸骨**問姓名而絶忼賫金葬之餘金亦埋之云云

後漢曹褒字通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吏曰建武已來絶無後者褒買地葬設祭以禮送之

哭聲陳寵昭公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使案行多骸骨不葬者勑縣盡收葬哭聲自絶

葬除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産乃使避司空之室毀則朝崩不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曰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君子謂子産依禮也

機封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厚葬有豐有省　死害於人　喪不慮居謂無廟也謂賣宅以奉喪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

棺有翰檜皆僭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何厚葬焉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何傷財過禮傷生過數孰必以誠爾雖有說謂之中禮吾則不知石槨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送死傷生孝在慎終雖云勿悔葬不以禮豈曰無違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儉而失禮遣車雖誚於晏嬰厚則傷生重器終懟於樂舉求備去奢禁奢漢文薄葬令光武詔曰曾子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又召信臣翁卿為南陽守視人如子禁送終奢靡榆沈設撥孺子贊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三臣

猶設之頗柳曰天子龍輴以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而君何學焉注撥可發輴車也榆沈以榆汁澆地利其滑易進也五侯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三千兩人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千乘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晉侯請隧隧埏道也天子之禮也諸侯懸棺而封大臣葬漢太師孔光薨賜祕器載以乘輿轀輬起墳如大將軍制度也韋賢陪陵昭帝時徙平陵元成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曰不勝父子情願得葬父墓上許焉賜塋陪陵後漢太尉楊秉薨賜塋陪陵薄葬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儉無過禮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遣車一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

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一乘言偪下也還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葬不待日月也貶禮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物既偰臬謂用卑薄之物不中禮也偰墮頰反禮將偪下孝貴有終豈宜不勉華或非禮孰謂無違儉宜合禮孝不貶親法惟辨貴送死之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未可厚而破產亦宜薄以稱家亦宜勉以稱情求備去奢載以牛車漢張湯自殺兄弟欲厚葬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椁鯉也死有棺而無椁豐儉中禮有無稱家執以稱家爾雖有說謂之合禮吾則不知儉而中禮土周於棺太山太守嚴望終於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棺也**嬴葬**楊王孫學黃老術及病終令其子曰嬴葬以反吾真其子不忍又重廢父命乃見父友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嬴見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云云遂嬴葬**不用棺槨**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堯典**周盤令二子曰桐棺足以周身簡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致棺前不忘聖道

聚沙為牀趙岐郊卿遺令子曰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孝經**晉皇甫謐令氣絕時便以幅巾令遂篠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葬妻中野**荀融妻卒貧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下不亂泉**上不洩臭**張奐令以幅巾葬曰**奢非桓文儉非王孫**自貶**楊震臨死曰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為棺布單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也**阻遠不歸**張霸伯饒蜀人也為會稽守病徵臨卒敕子曰延陵葬云云令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

遂葬河南因家焉

合葬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祔葬

者不筮宅謂祔先塋不改卜墓也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離謂棺中間之合謂棺中無間善夫善其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死則同穴　舜葬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合葬也　同墳異藏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吏人同墳異藏　招魂見葬注門

爭訟沛國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娶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

陶訟至死不得

無名之家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夫家夫家亦有繼子死遂合葬式父臨終求於式式許之中丞卞壼奏議式父臨終曰謬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為繼世也

盧山之象衛青與平陽公主合葬冢象盧山

葬殤魏邴原字根矩有女早亡太祖愛子蒼舒亦没太祖求合葬原辭曰非禮明公所以待原以其能守訓典若聽明公是妄庸太祖乃取甄氏女合葬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已下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改葬穀梁葬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注緦者五服之最下者改葬舉最下之服以喪緬邈遠也

送葬助葬必執紼紼輓索也禮送葬者執紼

白馬素車范式字巨

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時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朋友服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劭引發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乘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種樹而還劭字元伯

送子長夜臺文選

臨穴 禮曰弔於葬者必執紼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

臨喪則必有哀色

適墓不歌

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㩳叔曰兆於死所矣

四十者執紼五十者執紼五十者從反哭鄉人四十者待盈坎優老也非鄉人四十者亦從反哭優遠

周勃吹簫送葬

五十不散送送葬者不散麻也

晨會事鄭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

晨會馬注會葬事也

殉葬死害於人　宋文公卒始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公死而弃民又收其良以死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曰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臨其穴惴惴其慄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魏顆用治命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之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

養疾於下禮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

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子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於是不果用也 二婢子夾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注善其不陷父於不善者也 送死害生 三良臨穴二婢以同棺以

死傷生 不獲葬辭官晉禮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常侍嶠以母亡值寇不得葬不拜詔曰於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乎陽道斷詔下議皆以嶠萬里投身赴闕廷無緣中辭主事宜如詔 建武令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未葬唯喪主不者也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殯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盜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殲於寇害無收殯之理亦宜

三年 傳曰穆伯卒子齊請歸葬不許請歸以卿禮葬魯不許 惠叔猶

毁以為請惠叔穆伯子代居位毁過喪禮以請父葬父卒逾年猶毁故曰猶乃許之

又曰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不知存亡晉建武元年令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絶知宜盡尋云云猶以哀素自居不須告慶賊平尋無蹤宜便制服

冒法葬誅者孔車長者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及死無人親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桓典棄官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之故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之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胡騰葬竇武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殯葬行服收武孫為己子與聘娶還本姓

郭亮葬李固梁冀誅李固露尸於四衢弟子郭亮始童性哭陳辭夏行亭長呵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乞收葬魏志袁譚死別駕王脩詣太祖乞收云受袁氏恩得收斂

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許之

責葬罪人 晉書鍾會辟何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東市我不問今會叛逆云云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遺生背死殿下讐枯骨於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乎

先請 吳志諸葛恪誅臨淮臧均乞葬曰均恨藥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得不誅為幸臣不敢辛也

又 齊王誅故吏荀閭乞葬

孔陪葬 李靖薨陪葬昭陵

布裝露車載柩 李勣疾謂弟弼曰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

不得他藏 高士廉遺令墓不得他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

給羽葆鼓吹班劒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

陪葬昭陵 房玄齡薨給班劒羽葆鼓吹絹

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

葬勿卜日 盧承慶臨終誡其子曰葬勿卜日

倮葬 傳奕戒子吾死當倮葬

呂才葬篇 不擇年與月一也不擇日二也不擇時三也吉凶不可信四也五姓不可信五也事關諸人六也詭戮禮俗七也

葬給鼓吹 唐給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給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閫哉在令五品官婚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葢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

厚葬 又言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騶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

褒冊典物焜照都邑 李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關中詔可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嘆

戒母厚葬李夷簡將終戒母厚葬　具禮收葬孔巢父李懐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衆害巢父帝聞震悼詔具禮收葬　烏御芝墜輤車李紳葬母有烏悉以御芝墜輤車

平生書納墓中馮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　坎瘞枯骨千餘于頔爲胡州刺史州地庫薄葬者不掩柩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頼以安　給槥韋抗歴職以清儉聞之特給槥車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槥車

葬以玉魚廣異記高宗營天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留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史臣遺畧不書今在宮中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無奪我玉魚發其處果然乃勑以禮葬玉魚隨之　有德者薄無德者厚

李峘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峘諫曰伏讀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歎獻大畧曰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稽山不改其列周武葬伯畢無丘壠漢文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弟景帝非不孝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薄無德者厚章章可見出唐史

依漢長陵故事 虞世南高祖崩詔依漢長陵故事世南曰昔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孝文寤遂以薄葬至武帝之葬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書奏未報又上䟽本傳

葬近城 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葬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䟽曰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

安乃宅祖宗所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于帝嘉納宮中親令高驃騎潛令改葬楊真妃花膚雪態不復見空有香囊如淚滋時肅宗令葬太真妃唯高力士知其所瘞在馬嵬西北十數步當時乘輿怱遽無暇修周身之具但以驛中紫褥窆之及改葬時肯已朽壞惟留前紫香囊存焉囊中有少麝香力士持進上皇泣而佩之津陽門詩作書一通緘之辛秘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父老相與扶柩葬李頻為建州刺史卒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其書乃有百二十家呂才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防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同上朝

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類藁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則備於謹終之禮也上禮部郎中凡百官葬禮皆有轜車引披鐸翣明器方相魌頭之制皆載於鴻臚之職焉六典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於陳州五代陸思鐸上疏乞留葬劉審交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祀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動土損旺氣泓師與張說卜宅戒勿動西北土以損旺氣後見氣索果掘三坑流欲填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明皇十七事逢科馬鬣今已平李白負土作塚丁公著父喪負土作塚貌力癯悴見者憂其死孝姚崇卒治令曰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於俗以奢侈為孝令死者戮力暴骸可不痛哉

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肯徇侈乎

齒骸不相亂 張仲方拜常侍李訓之變於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寃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

啓故窆貌澤若生 肅宗皇后吳氏薨合葬建陵啓故窆貌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歎異謂有聖一之符云

死不葬 宗室畐檢校太原以北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畐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屬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歸葬滏陽 崔玄亮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崔損 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

劾奏母死不葬 顏真卿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夜葬山谷 楊行密卒遺令穀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

知所在

出家財殮葬北邙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初士信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殮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葬其側至是如所志

歸葬魏州 吳保安郭仲翔母葬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殁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於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殁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

遺令薄葬 孫思邈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

取傭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

舉衣魂輅 彭景直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景直曰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禕衣復寢宮舉衣魂輅

以布車一乘葬 李適遺命以布車一乘葬

悅謝家山卒葬東麓 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神安而後嗣昌 嚴善思武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令

若更擇吉地祔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神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顧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樂山秀峻 劉悟大將郭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塗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

給儀仗 王承元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極定奔潰功在史官母李不幸贈邺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死亂兵挺出收葬 丁傾河南人初為京兆士曹參軍尹史劇器之劇鎮山南東道表為判官劇死亂兵手傾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

君禮葬黎陽 李密帝遣使持密首往招徐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與兄爭葬 丘行恭貞觀初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為民

王仁皎 宋璟皇后父王仁皎等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

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摇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矜靡葬令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家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爾

制度用天子禮 孝敬皇帝弘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服

務從約素 讓皇帝憲葬橋陵監護使裴耀卿建言尚食料水陸千餘種及馬牛驢犢麞鹿鵝鴨魚鴈體節之味并藥酒二十工歲夏胎養不可多殺考求禮據無所憑依陛下每申讓帝之志務存約素請蠲省詔可

折助葬 楊虞卿抵淮南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賮助之

葬宜有銘 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韓文杜君誌

改葬 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

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韓昌黎改葬服議

紅簫籠 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碑有云牛領岡頭紅簫籠下葬用兩日手板相亞重胤依之出壠

祔葬先營 徐浩撰張曲江碑公丁内憂奔喪南計祔葬先營白雀黄犬號噪庭埜素鳩紫芝巢上書

葬壓龍角其棺必斵 郝處俊為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斵後果然 盧植壠

少失母墓所在 呂向始向之生父岌岌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 朝野僉載

葬者藏也 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柳文與呂恭書

身死賣宅以葬 韓文李道古詩

欲墮不墮逢王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

五百年重收我果歎曰吾今葬此今被青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廣記

捐櫬歸咸秦杜甫詩主人甍城府捐櫬歸咸秦

葬日帝游咸宜宮蘇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

瘞於野則謂之葬韓文

篆文佳城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常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冢爾覩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留待沈彬來由是葬之江南野史

願因山為壠太宗皇后長孫氏及大漸與帝決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

厚葬之餘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五代史

周太祖

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送人喪歸 六

白陳平子託范式 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巨卿烈士可以託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向墳悒哀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棺上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王子居託申屠蟠送葬 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間從事義之為封使使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太學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詩

孔涉塗泥步送 讓皇帝薨既發引大雨有詔慶王潭等涉塗泥步送十里

吏民數

百皆縞服送喪崔日用御并州長史卒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宣詔於柩車百官拜哭於道李晟及葬帝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於柩車百官拜哭於道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為司列太常伯更葬其先葬日詔御史節度送車從騎相御帷帟奠帳自霸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轜輴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

遣車七

白記曰遣車視牢具言遣車多少各如遣奠所包牲體之數遣車載所包遣而藏之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言不當用黍稷遣車一乘晏子葬父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大夫五乘孔遣車歸於洛陽十有一月遣車歸於洛陽其日祔於

墓柳文魏君墓誌既遣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二苞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車列於旌前通典執饌者設遣車於柩東禮志

喪期八

白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儀禮遷於祖用軸徙於祖廟即喪朝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升自西階柩猶用子道不由阼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某月有限盧子駿劉公善政述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關地葬者皆二十訖事野無殯宮焉葬有期

曰韓丈馬府君行狀今葬有期日請擬其大者為行狀下旬逮半兮祖載於庭權德

輿賈公誌玄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還於舊塋武公誌東山之陽禮也陳子昂陳居

士墓誌

白孔六帖卷六十五